

## 【理论探讨】

## 《本草衍义补遗》学术特色探赜\*

陈超, 吴世彩<sup>△</sup>

(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国康复研究中心, 济南 250355)

摘要:《本草衍义补遗》是元代医家朱丹溪唯一存世的药学专著,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其药学思想。本书系对北宋·寇宗奭《本草衍义》的补充与纠谬而得名。通过对本书及《本草衍义》的研读、比对,将《本草衍义补遗》的学术特色概括为“格物致知,补遗《本草衍义》”“力抨时弊,强调用药禁忌”“广征博引,采择验方医案”“药食同源,重视食类本草”4个方面,并结合其著作及此前医籍举例论证。本书学术特色鲜明,是研究朱丹溪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古籍。

关键词:《本草衍义补遗》;本草;药学思想;朱丹溪

中图分类号:R28 文献标识码:A 文章编号:1006-3250(2022)06-0850-03

DOI:10.19945/j.cnki.issn.1006-3250.2022.06.009

元代医家朱丹溪名列“金元四大家”之一,但其公认的存世著作仅有三部,即《格致余论》《局方发挥》《本草衍义补遗》(以下简称《补遗》),《补遗》是其中唯一的药学专著。据严余明等<sup>[1]</sup>考证,《补遗》一书作者为朱丹溪,部分内容经门人及明代方广增补。故《补遗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朱丹溪在药学方面的学术思想,而其药学思想在以往研究中似有缺欠。

《补遗》系朱丹溪对北宋·寇宗奭《本草衍义》(以下简称《衍义》)的补充与纠谬,故名《本草衍义补遗》。实际上,《补遗》可视为《衍义》的读书笔记,其内容可分为两部分:一部分与《衍义》内容一致,是对《衍义》的抄录;另一部分与《衍义》内容不同,是对《衍义》的补充或纠谬。后者更能体现《补遗》的学术特色与其药学思想,也正是本文讨论的主要范围。《补遗》的学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。

### 1 格物致知,补遗《本草衍义》

朱丹溪发扬儒学格物致知的精神,对《衍义》进行了补缺与纠谬。“格物致知”出自《礼记·大学》,意即推求事物原理以获得新知,强调认知事物的理性精神。自南宋《大学》被列为“四书”之一,作为《大学》“八条目”之首的“格物、致知”遂逐渐成为儒学修养的第一要义。朱丹溪深谙儒学,“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一事”<sup>[2]</sup>,并将格物致知的精神运用到《补遗》的创作之中,即对《衍义》不盲目从信,勇于质疑,理性探索,补其未备,纠其谬误。其对《衍

义》的“补遗”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。

#### 1.1 补《衍义》之未备

《补遗》对《衍义》的补充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。

其一,补充《衍义》未收录的药物。严余明等<sup>[1]</sup>考证,《补遗》补充了《衍义》未收录的药物凡43种,其中多数至今仍使用频率很高,如知母、贝母、玄胡、麦门冬、牡丹皮、玄参、芦根、车前子、黄芩等。

其二,补充《衍义》已收录但论述未备的药物。《衍义》对药物的论述,虽涉及形态、颜色、性味、归经、功效、主治、产地、鉴别、炮制、禁忌等诸多方面,但并非对每味药物的论述都涉及上述内容。故《补遗》对《衍义》已收录但论述未备的药物进行了补充。刘玉玮考证“在《补遗》全书中,除有9条与《衍义》内容大致相同,或比原内容稍略外,其他均有不同程度的增补。”<sup>[3]</sup>《补遗》对《衍义》的补充更注重两方面内容,一是药物的阴阳五行属性,这可能与朱丹溪注重格物致知有关。然其并未明言划分药物阴阳五行属性的依据,使后人不明所以,故这部分内容对后世价值不大;二是与临证使用相关的内容,如药物的性味、功效、主治、禁忌等。刘玉玮认为:“《补遗》所载药物中,90%以上的药论中增补了药物功用内容……《补遗》一书在释药中共增补了《衍义》中缺略的用药禁忌内容32条之多”<sup>[3]</sup>,体现出《补遗》注重药物使用、立足临证实践的医学态度,与《衍义》更注重药物的形态、颜色、产地、鉴别等药理学理论迥然有别。

#### 1.2 纠《衍义》之谬误

关于《补遗》对《衍义》的纠谬,李秀华等<sup>[4]</sup>认为《补遗》与《衍义》释药有相反意见的约15种。如《衍义》言厚朴“至今此药盛行,既能温脾胃气,又能走冷气,为世所须也。”<sup>[5]</sup>寇宗奭认为厚朴能温补脾胃之气,故为人所重。《补遗》对此提出反驳:“(厚朴)气药之温,而能散泻胃中之实也。而平胃散用之,佐以苍术,正为上焦之湿,平胃土不

\*基金项目:国家中医药管理局《中华医藏》提要编纂项目(KJS-ZHYZ-2018-014)

作者简介:陈超(1990-),男,山东青岛人,在读博士研究生,从事中医古籍学术思想及中医医家临证经验研究。

△通讯作者:吴世彩(1966-),男,山东潍坊人,研究员,博士研究生,从事中国古代哲学与医学哲学研究,Tel:13810566687,E-mail:wscai66@163.com。

使之太过而复其平,以致于和而已,非谓温补脾胃。习以成俗,皆谓之补,哀哉!<sup>[6]</sup>”朱丹溪则认为厚朴之功不在温补脾胃,而在燥湿平胃。重用厚朴温补脾胃习以成俗,是为谬误。其观点符合今天的临床认识。若遵寇宗奭之说,对脾虚患者重用厚朴,必因其辛散温燥更伤脾胃,犯虚虚之戒。

然《补遗》的“纠谬”未必确凿。如《衍义》认为肉豆蔻“多服则泄气”<sup>[5]65</sup>。《补遗》则谓肉豆蔻“温中补脾……《衍义》不详其实,漫亦因之,遂以为不可多服”<sup>[6]55</sup>。据今天的临床认识,肉豆蔻不具有补脾之功,且性质温燥,多服必耗气伤阴。可见,《补遗》的本处“纠谬”愈纠愈谬。但此类疏谬毕竟是少数,不应据此苛责《补遗》的理性探索。

## 2 力抨时弊,强调用药禁忌

朱丹溪论药一改时人极言诸药之利,罕言诸药之弊,勉人多服久服的时弊,强调药有利弊,当尽其利而避其弊,据证用药,中病即止。故曰:“天生斯民不厭药,则气之偏,可用于暂而不可久。”<sup>[6]53</sup>”笔者考证,全书196种药物中的128种均记有用药禁忌或注意事项,占全书药物的65%。《补遗》中的部分用药禁忌,反映出朱丹溪“相火亢则害,气阴承乃制”的学术思想。正如《格致余论·张子和攻击注论》所言:“阴易乏,阳易亢;攻击宜详审,正气须保护。”<sup>[2]50</sup>

### 2.1 辛温之药耗伤气阴

大凡气温热、味辛燥的药物,既伤阴又耗气,当据证使用,中病即止。《格致余论·相火论》谓“相火易起……煎熬真阴,阴虚则病,阴绝则死。”<sup>[2]42</sup>”《局方发挥》亦云:“阳常有余,阴常不足。”<sup>[6]35</sup>”“辛香燥热之剂,以火济火,实实虚虚”<sup>[6]37</sup>,故辛温之药伤阴。又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篇》曰:“壮火之气衰……壮火食气”,故辛温之药亦耗气。

如《补遗》言半夏“诸血证禁服”<sup>[6]56</sup>;言秦椒“世人服椒者,无不被其毒。以其久久则火自水中起,谁能御之”<sup>[6]58</sup>;言石钟乳“为慄悍之剂……不可轻服,多发渴淋”<sup>[6]53</sup>,均是过用辛温伤阴的禁忌。

再如,言胡椒“性燥……喜食者众大伤脾、胃、肺气,积久而大气则伤”<sup>[6]58</sup>;言大蒜“属火,多用于暑月,其伤脾伤气之祸,积久自见”<sup>[6]61</sup>;言干姜“如多用则耗散元气,辛以散之,是壮火食气故也”<sup>[6]63</sup>,均是过用辛温耗气的禁忌。

### 2.2 攻击之药耗伤气阴

大凡攻击之药,或吐、或下、或渗利易耗伤气阴,亦当据证使用,中病即止。《格致余论·病邪虽实胃气伤者勿使攻击论》谓“大凡攻击之药,有病则病受之,病邪轻而药力重,则胃气受伤。”<sup>[2]18</sup>

如《补遗》言常山“性暴悍,善驱逐,能伤其真气……病人稍近虚怯,勿可用也”<sup>[6]56</sup>,言苦丁香“性急,损胃气。吐药不为不多,胃弱者勿用。设有当吐

之证,以他药代之可也。病后、产后宜深戒之”<sup>[6]61</sup>,即是慎用吐法攻击的禁忌。

再如言牵牛“若非病形与证俱实者,勿用也。稍涉虚,以其驱逐之致虚,先哲深戒之。不胀满,不大便秘者,勿用”<sup>[6]56</sup>,言巴豆“去胃中寒积,无寒积者勿用”<sup>[6]64</sup>,言锁阳“虚而大便燥结者用,虚而大便不燥结者勿用”<sup>[6]65</sup>,即是慎用下法攻击的禁忌。

又如言茯苓“仲景利小便多用之,此暴新病之要药也。若阴虚者,恐未为治宜”<sup>[6]57</sup>,言冬瓜“性走与急,久病与阴虚者忌之”<sup>[6]61</sup>,言泽泻“服此未有不小便多者。小便既多,肾气焉得复实”<sup>[6]68</sup>,即是慎用渗利攻击的禁忌。

## 3 广征博引,采择验方医案

### 3.1 广博征引群书

《补遗》虽是对《衍义》的补充发挥,但书中征引并不局限于《衍义》一书。笔者统计,《补遗》直接或间接征引的书目有近30种之多,许多今已亡佚。其征引者既有《本草》《别录》《食疗》《日华子》《图经》《衍义》等本草著作,亦有《秘要》《局方》等方剂著作,还有《黄帝内经》《素问》等医理著作,更有《诗经》《周礼》《礼记》《春秋》《尔雅》《说文》等非医学著作。此外,书中又以“洁古云”“东垣云”“成无己云”等语征引前人观点,充分体现了作者广博的涉猎范围与严谨的学术态度。

如《衍义》未录贝母。《补遗》补充贝母道:“《本草》:主伤寒烦热,淋沥,痼疔,喉痹,金疮,腹中心下结实满,咳嗽上气。《日华子本草》云:消痰,润肺。及烧灰,油调敷人恶疮,至能敛疮口。《别录》云:能散心胸郁结之气,殊有功……今用治心中气不快,多忧愁者,甚有功信矣。”<sup>[6]69</sup>”论贝母一药的功效与主治,便征引了《神农本草经》《日华子本草》《本草别录》三部著作。但作者并未对前人观点全盘接受,而是据临证经验有所损益,即未采纳《神农本草经》言贝母治“乳难”“风痉”的观点,补充了贝母“治心中气不快,多忧愁者”的疗效。

### 3.2 采择验方医案

《补遗》于《衍义》之外,补充了许多经验方与医案,以方论药,以案证效。

经验方中既有单方又有复方。单方经验方如言灯心“火烧为灰,取少许吹喉中,治急喉痹甚捷”<sup>[6]56</sup>;言石榴“其花白叶者,主心热吐血及衄血等,干之作末,吹鼻中立瘥”<sup>[6]61</sup>;言香薷“浓煎汁成膏,为丸服之,以治水胀病,效”<sup>[6]61</sup>。复方经验方如言柏皮“配细辛治口疮,有奇功”<sup>[6]62</sup>;言红兰花“产后血晕口噤,腹内恶血,胎死腹中,并酒煮服”<sup>[6]63</sup>;言木贼“得禹余粮、当归、川芎,疗崩中赤白;得槐、桑耳,肠风下血服之效”<sup>[6]65</sup>;言蒲公英“洗净细锉,忍冬藤同煎浓汤,入少酒佐之,以治乳痈,服罢随手欲睡,是其功也,睡觉病已安矣”<sup>[6]66</sup>。

医案中,如言皂角刺“崔言者,职隶左亲骑军,一旦得疾,双眼昏,咫尺不辨人物,眉发自落,鼻梁崩倒,肌肤疮癣,皆为恶疾,势不可救。一道流,不言名,授其方曰:皂角刺一二斤,为九蒸九晒,研为末,食上,浓煎大黄汤,调一钱匕。服一旬,须发再生而愈。”<sup>[6]64</sup>”本案患者盖患麻风病,遵医嘱以大黄汤调皂角刺末饮服而愈,以此证明皂角刺功效托脓排毒,主治疥癣麻风。

#### 4 药食同源,重视食类本草

《补遗》重视收录药食同源的食类本草。笔者统计,全书收录的40种以上药物至今仍被人们作为日常食物,占全书196种药物的20%以上。其中包括薏苡仁、大麦、粟等谷物,葡萄、樱桃、梨等水果,茄、冬瓜、韭等蔬菜,鸡、鲫鱼、羊肉等鱼肉,糖、大蒜、香油等调味品。这些食类本草,有的未被《衍义》收录,有的则在《衍义》之外有所补充。

##### 4.1 食类本草功效

《补遗》于《衍义》之外,对一些食类本草的功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,强调其药用价值。正如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篇》所言“五谷为养,五果为助,五畜为益,五菜为充,气味合而服之,以补精益气。”

如《补遗》言韭“研取其汁,冷饮细呷之,可下膈中瘀血,甚效。”<sup>[6]61</sup>《格致余论·治病必求其本论》便记录了一则以韭汁治膈中瘀血的验案“东阳王仲延遇诸途,来告曰:我每日食物必屈曲自膈而下,且硬涩作微痛,它无所苦,此何病?脉之,右甚涩而关尤沉,左却和。予曰:污血在胃脘之口,气因郁而为痰……为制一方:用韭汁半银盏,冷饮细呷之,尽韭叶半斤而病安。已而果然。”<sup>[2]4-5</sup>”本案患者噎膈,朱丹溪据其脉证分析病机为胃口瘀血,进而导致气郁痰凝,故予韭汁化瘀。瘀血得化,气顺痰消,患者病愈,可见韭汁化瘀疗效可靠。

再如《补遗》言柿“为阴,有收之义焉。”<sup>[6]60</sup>《格致余论·慈幼论》亦谓:“(小儿)阴长不足……但是发热难化之物,皆宜禁绝,只与干柿、熟菜、白粥……干柿性凉,可为养阴之功”<sup>[2]9-10</sup>,提出干柿性涩养阴,适合小儿阴虚之体食用。

##### 4.2 食类本草禁忌

食类本草虽性质平和,药食同源,然凡药皆有偏性。药之偏性既能治病亦能害人,故食类本草

亦有使用禁忌,当适可而止。正如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篇》所言“谷肉果蔬,食养尽之,无使过之,伤其正也。”作者亦明言“药,则气之偏,可用于暂而不可久。”

如《补遗》言鸡“性补,故助湿中之火。病邪得之,为有助而病剧。非鸡而已,与夫鱼肉之类,皆能助病者也。《衍义》未暇及也。”<sup>[6]59</sup>”鸡虽为寻常禽肉,但助湿生热,性补留邪,病者在所当忌。进而提出非但是鸡,凡鱼肉之类皆有碍祛除病邪。《格致余论》中亦有相同观点,如言老人“好酒腻肉……皆在所忌”<sup>[2]6</sup>;言小儿“一切鱼肉……皆宜禁绝”<sup>[2]9</sup>。

再如,《补遗》言樱桃“性大热而发湿……《衍义》发明其热能致小儿之病。旧有热病与嗽喘,得之立病,且有死者矣。”<sup>[6]60</sup>”樱桃虽为寻常果实但性热助湿,故小儿阳盛之体,如旧有热病喘嗽者在所当禁。反此禁忌甚有致死者,不可不戒!

#### 5 结语

《本草衍义补遗》作为朱丹溪唯一存世的药学专著,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其药学思想。然限于时代条件与作者认知能力,书中不足亦不容忽视,如对药物阴阳五行属性的划分缺乏依据但影响不大;对一些药物的论述存在谬误,甚至对《衍义》“愈纠愈谬”。笔者认为评价古籍应具备两种视角,一是从今天的学术水准评价其内容的正误是非,由是而观,《补遗》的内容谬误在所难免;二是从历史的演进脉络评价其贡献的大小利弊。就此而论,《补遗》的历史贡献便毋庸置疑了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- [1] 严余明,竹剑平.《本草衍义补遗》小考[J].浙江中医杂志,2017,52(7):511-513.
- [2] 朱震亨.格致余论[M].刘更生,点校.天津: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,2000:序.
- [3] 刘玉玮.《本草衍义补遗》对本草学的贡献[J].天津中医学院学报,1993,12(1):35-37.
- [4] 李秀华,林韶冰.论朱丹溪对《本草衍义》的补遗[J].中华医史杂志,2003,33(4):26-28.
- [5] 寇宗奭.本草衍义[M].颜正华,点校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90:86.
- [6] 朱丹溪.朱丹溪医学全书[M].田思胜,主编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15:62-63.

收稿日期:2021-07-23

(责任编辑:郑齐)

(上接第846页)

- [7] 洪志明,陈德宁.少精子症的中医研究进展[J].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,2010,5(9):818-821.
- [8] 刘雅倩,周英.从《妇人规》安胎学术思想论岭南罗氏妇科的传承与发展[J].中医杂志,2020,61(5):449-452.
- [9] 谭丽,张婷婷,王茜.古代医家对不孕症病机的认识[J].中医文献杂志,2016,34(6):22-25.
- [10] 阮晓枫,袁烁,郝洁,等.岭南妇科诊治不孕症的学术特色[J].

中医药导报,2019,25(4):6-8.

- [11] 汪昂.本草备要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9:72.
- [12] 李时珍.本草纲目[M].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2010:186.
- [13] 汤思笛,张翼宙.浅述浙派中医妇科安胎特色与经验的传承发展[J].浙江中医杂志,2019,54(5):354.

收稿日期:2021-05-19

(责任编辑:郑齐)